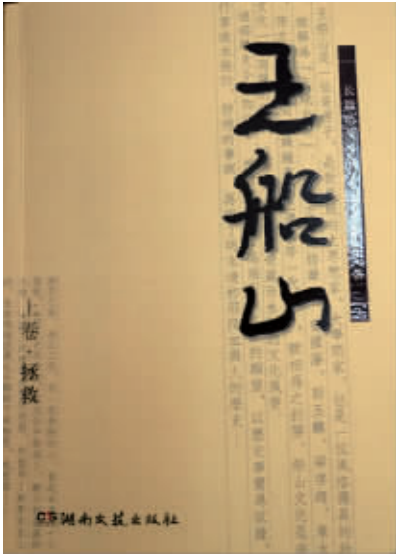




■邹鹃薇

阿山与船山先生的一场灵魂对话



作为衡阳人，王船山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者。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船山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魏源、谭嗣同、黄兴、宋教仁、毛泽东等皆深受船山思想的熏陶。阿山之所以选择王夫子作为写作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喝着同样的水，接受同样的文化，更来自于他能从人物身上获得与自己心灵沟通的地方，甚至可以借助人物表明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阿山的传记小说《王船山》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添加了文学性的个人想象，使得王船山等一群人物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例如第一章的《黄鹤楼

上赋诗》，年轻的新科举人们意气风发，登楼四望，把酒言欢，为了不负良辰美景，决定赋诗以言志，以一炷香为限，香燃则诗止。这时“有的人开始摇头晃脑地拉着长音吟哦，有人在纸上急急地写了又删，删了又写”，而独有船山，却是“一手端着酒杯，凭栏远眺，似乎在欣赏着远景，把写诗的事忘记了”。在众人的对比之下，青年船山那种随意洒脱、淡泊名次的风流才子形象跃然于纸上，也为他今后绝人尘迹的性格与行为打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作者对于其他人物尤其是女性，添加了符合现代人思维的合理想象。例如，在船山听到明亡的消息之后，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文字描写他的痛苦与绝望，“眼前一片昏黑，所有通向远方的路瞬间消失了，他不知身处何处，昏昏沉沉地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好像地变成了天、天变成了地……”他不吃不喝，却要写诗来泄悲恨，写完“拖着长音声读了起来，读得声泪俱下，最后竟哽咽无声。”而妻子陶氏，却以其独特的想法启发饱读诗书的船山，她以自己心爱的花瓶为例向丈夫发问，“既然一个花瓶碎了，再伤心也不会成为原来的花瓶了，那么一个朝廷碎了，你再伤心它还会成为原来的朝廷吗？”从而引出“国家的衰亡，其实也有皇上的一份责任”的论判。这对于一个深居中操持家务的古代妇人而言，的确是语出惊人的。作者把这样的言辞放在陶氏身上，却没有引来不适之感，因为它契合于当代读者的文化生存环境。

正如中国历史小说所追求的那样，阿山对于王船山磊落行为和耿直品格的热爱恰恰反映了他自身的人生信念。为了完成这本小说，阿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阅读船山先生的著作，他在后记里写道：“近千万字的著作像一座山，攀越它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而且船山的文章和诗词都古奥难懂，比读先秦的古籍还难。”尽管如此，阿山对于那些重要的著作，“比如《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庄子解》等书，我不但精读了，还做了读书笔记。”不仅如此，他“又找研究船山的专家的学术著作来读，还找明清的历史著作和地方志来读。”与此同时，他“游历了船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湘西草堂、南岳方广寺、肇庆、桂林等地，还走访了一些研究船山的专家学者……”如果说船山隐居之后用生命来研究学术的话，阿山放弃了安享悠闲的休息时光，而沉溺于船山先生的文字之中，把湖湘文化的精粹得以发扬与传承。《王船山》采用的是顺叙的叙事方式，文字朴实严谨，其人其事都有史实依据，与市场化的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有着极大区别。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与写作过程都带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对船山先生有着深厚的情感与崇高的敬意，同时在他的朴素干净的文字中，我们通过船山的故事看到了一个同样刻苦耿直的阿山，这就是研究对象给研究者带来的人格上的影响与提升。

当然，作者比较传统的文学写作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年轻人对于这本小说的关注度。因为文字表达过于严肃，历史观念也略显滞后，难于引发年轻人的价值共鸣。作者在梦境的描写上的想象力发挥得不够充分，例如，王船山几次梦到狼，在赶考之前梦见的和在写《读通鉴论》时梦见的，应该是不同意义的狼。第一次狼象征是皇权的破坏者，它的出现使明朝灭亡，同时也断送了船山的科举进士梦；第二次狼是统治者的象征，更是命运的象征。因此，狼这个形象是整本现实主义小说中，可以发挥非现实想象力甚至带有魔幻色彩的切入点，而作者对于狼的描写力度是不够的，也没有把它作为意象性的存在而得以提升，有些可惜。（作者系广州大学文学教授）

诗化的人生

龙 洋



我与剑君先生是去年7月认识的。然在此之前，通过一些期刊和报纸，我早就“认识”了他这位诗人。剑君先生爱好颇多，尤以散文、诗歌为甚。他寄情其间，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化作创作的源泉，将自己的精气神凝聚到简单而又一般的文字上。

前不久，有幸得到了一本《剑君诗选》。趁周末，忙里偷闲，倚窗细拜读。洁白的纸，隽永的字，合着阵阵凉意中飘来的蝉鸣，心灵也随着诗歌开启了一段别样的旅途。他的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极少使用生僻字眼，如话家常。他把个人日常生活的细小事屑给胶片化、审美化，时常让我感叹：“原来，生活是这样的！”

美丽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在剑君先生的诗里吐露着一种别样的芬芳。《羊是另一个天空的云朵》：羊是另一个天空的云朵 / 或者是雪莲…… / 在草原，它 / 开满了牧羊人的眼睛；《你是否接受我的哈达》：你是否接受我的哈达 / 雪域高原、雅鲁藏布江…… / 我把舞蹈的风抱在怀里 / 把你的酥油茶、青稞酒打包回家 / 然后用你赐予的吉祥 / 去朝拜西藏……在诗人的创作中，一个个抽象的地域、人文被“拍”成了照片。生动而又写实的笔锋，让我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草原的壮丽、高原的圣洁、西域的沁润。

如果把人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故乡就是这棵树的根。剑君对故土是深情的，隔着文字、透纸张，也能闻到树根处故乡泥土的芬芳。如《鞋子上写满故乡的地址》：我从故乡回来 / 除了把乡愁提在手上 / 就是在鞋子上写满故乡的地址 / 我要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女儿 / 不仅要记住乡愁 / 还要把故乡的地址记在心里 / 然后原原本本地 / 填在城市的履历表上……寥寥数行，便把自己对故乡的眷恋深情跃然纸上。

品读《剑君诗选》，总会被诗中饱满的情绪感染，而他对亲情的执着与追忆尤令我震撼。他会在《清明，与天堂的父母唠嗑》，会“把父亲种在心中”（《写给父亲》），让其发芽长成《高楼大厦》；会记得母亲的青丝白发（《母亲把一切都给了我》），记得母亲弯弓彩虹般的腰背以及背上的日月星辰、风霜雪雨（《娘的背上是一叠厚厚的日子》），记得母亲做的美丽的梦（《昨晚，娘在做梦》）……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文如其人。剑君先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进了诗里，也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诗里。于是，剑君自己也成了诗的一部分。读他写的诗，我品到的是——一壶醇香的茶、一坛浓烈的酒，是酸苦辣之后的一抹甜，是情与义激荡而成的花火，是一篇被诗化了的不朽人生。



朱雅娟如同一匹桀骜不驯、顽强拼搏、稳健机智、锲而不舍的西北狼，孤僻地担当着小小小说创作的一份责任，承担着一种信念。忽然，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感动，产生了一种敬佩，为小小小说，为独自守望的小小说作家朱雅娟。

读朱雅娟的小小说，最先读出的是不可名状的寥廓孤单。朱雅娟似乎更愿意在悠悠漫长的历史间穿行，她更善于同古人倾诉，她似乎偏好于用怀疑的目光，在虚拟



的现实里营造梦幻般地交谈。她总是在颠覆人们熟悉的传说定论，用自己的思维架构重新演绎千古绝唱、万载名篇。她试图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和想象去还原历朝历代的人性本源。她的探索是孤独的，她的许多作品也同样弥漫着苍凉的孤单。

《冰泉湖》开篇写道：一群寒鸦飞过，又一群寒鸦飞过。可视的场景，便把读者带入了张可久《蟾宫曲·九日》的诗境之中：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在孤静的寰宇中，走来了孤独的苦行僧惠生。志向远大而终不为人所知，看似拿得起却总是放不下，即便是“湖面平平”却是“暗浪滔滔”，终生只能面对一汪湖水，世间尘世无奈又心有不甘；《神箭手》里的天纵虽然练得武艺高强，心中无剑，为师父雪恨清理门户，也落得兄弟情义了绝，浪迹江湖无伴；《花落情》中霍生一生都在苦苦追寻梦想中的才情淑女，但是留在手中的只有那些皱巴巴的纸笺，失去了才知道失去，得不到的才是最值得挂念，悔恨终身已晚；《绿绮琴》里的绝代古琴，也只有被堵塞了“龙池”“凤沼”音孔才得以束之高阁安然无恙，一旦重现叮咚，司马相如留传下来的绿绮琴也只落得曲终人散琴不见的凄惨。

读朱雅娟，最不担心的就是朱雅娟多

遥望朱雅娟

——品读朱雅娟小小说

刘建超

彩的语言。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艺术的语言是有个性有生命有灵性的。朱雅娟可以根据小说故事的不同内容而选择不同的叙述语境，这种不仅仅是驾驭语言而是可以玩语言的本领，在女作者中还颇为鲜见。朱雅娟擅于把诗词里的通感修辞运用到小说的叙事之中，增加了语言的情趣，丰富了语言的形象，创造了语言的奇妙性给人以美的阅读快感。“冬日慵懒的阳光照射在冰泉湖冰面上”（《冰泉湖》）“惠生闭着的眼睛渗出了两滴大而凉的泪珠”（《冰泉湖》）；“但皱巴巴的纸就像霍生皱巴巴的心情一样”（《落花情》）；“文君的手指会偶尔碰响夜风中战栗的琴弦”（《卓文君的夜》）；“她（莲花灯）是那样单薄、拘谨跟羞涩啊。”（《莲花灯》）这样的带着极强的通感意思的词句，在朱雅娟的妙文里时常出现，读这样的句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平白静止的画面，而是散发着动感，跳跃着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多色彩的绚丽斑斓。

遥望西北，遥望陇南，遥望朱雅娟。朱雅娟不孤单，敲起键盘，她就融入自己的世界，在远古与现实中随意穿梭，与文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潇洒周旋；朱雅娟不孤单，背起行囊，一路走来，无论走向哪里，哪里都有小小小说的读者真诚相伴。

常常因为是有苦涩，才能品尝出甜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一直“闹中取静”，在沪郊嘉定生活与写作已近二十八年，因此有人称我为“隐士”，有人说我“自甘寂寞”，有人说我被“冷藏”了起来。种种客观原由，我不想多说；但就我本人的因素而言，我不善与人交际，只会默默笔耕，实际上也是扬长避短，塞翁失马。

——竹林 说

“段”章取“议”

1、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是田径运动员，分秒必争，顾不得回头去看。在思绪缭绕的时候，一旦暂停，往往会断了线索，接续起来，也多半失了原本的灵气和滋味。文章完成后，我们是木匠。原来写字的羊毫已经变成砍树的斧头，在文章这棵大树上奋力砍削，削

去旁生的枝节，芟除多余的叶片，只取能够成材的主干。旁干再大，枝叶再多，也不可心存怜悯。否则做出来的器具，往往不够光滑美观，还要重新返工，费时费力。——徐博达 说

2、我要说我没有“传奇”。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脚步艰难而沉重。但我不遗憾，不尤人。生活